



河口往事

水路草天

文/王建中

迟至1923年前,河口是中国最大的甘草集散地与运销市场,也可以说是世界之最。便是黄河湿地,也一直抵至托克托城门,城中的青石板街道下,亦是湿地,屋舍前后,绿茵如毡。民国初年,水草还会挤进店铺,湿润的气息萦没于脚背,而现在则退缩了许多,风送露水,珠沫湿面的时光一去不返。黑河水失涛后,造化中的河口落进了风尘里。

河口总是与甘草联系在一起,这当然是开辟,但这开辟并非鸿蒙。隋唐时期,这里就是国家水驿重地,设有转运水手,演绎了中国历史上人口迁徙的另类故事,这些皆被文献完整的保留下来;元时期,航道全开,成为黄河中游重要商市与水陆要冲;乾隆年,盐碱囤积居隆可易天下,嘉庆帝设盐务大使,课银六、七万两,市埠商殷,油、粮、盐、碱、甘草堆出于岸,一条贯穿清中叶至民国初年、活跃三百余年的粮油大通道上的商业总枢无形形成,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。河口,有能见度极高的起始,可以清晰地回溯黄河文明曙光初现的高光时刻,呼应着历史的民间生活,河口古风依然保留在今天澎湃的鼓声中。千年流转,才生发了云中的点点滴滴,许许多多。甚至可以说,没有河口,就没有云中,没有东胜卫,也就没有脱脱城。

至道光年,河口甘草王国已名冠九州。晋商以外,京、津、冀、陕、甘、宁、鲁、湘、鄂、沪、粤、港等皆有专营机构落地河口,运销售于俄罗斯、朝鲜、日本、印度尼西亚及东南亚各国。英美烟草公司和欧美洋行

设有常驻机构,仅1914年,英美烟草公司一家就在河口收购甘草三百万斤,销运往土耳其等地。河口甘草年运销四五百万斤,银值四五十万两。从1821年至1923年,整整一个世纪,河口甘草交易市场闻名海内外,举价响世,一臂擎天,累已亿万斤计,已成世界之最。道光三十年,黄河溃决,河口被淹,财产损失近四百余万元,元气大伤。

其实,甘草天下之外,河口也是黄河中游水运货物中枢,静则醒,动则惊。粮油、药材、皮毛、木材、煤炭、瓷器、石器、造船等各业奇观,势成天下。仅1915年,水运货物吞吐量六百万斤以上,其中,入岸四百八十万斤以上,起岸一百二十万斤以上。早路运输,蔚成观葩,甘草占到四分之三成。

庸俗一点,说一句题外话。某年,寸土寸金的河口七月十五放河灯,一十三省女儿献美河口,戏班二十七家,食棚三里不绝,仅打坏的灯碗就有近二千盏,空前绝后。

河口,既使你想象力再丰富,精彩程度也未必胜过历史的真实。



昨日重现

过年

文/屠凤彩

看着小区里的中国结点亮,家家户户的窗花也开始依次绽放,扑面而来的年味儿,让我烦躁不安,害怕过年,害怕欢声笑语,害怕团圆圆。

除夕那天,我毫无征兆地发烧,咽痛身软,头痛欲裂,浑身颤抖着蜷在被窝里,迷迷糊糊看见

了母亲。

在我印象中,很少看到母亲有空闲的时候。做好一大家子的饭,大家吃完都在休息睡觉,母亲又洗又涮。收拾完厨房,又坐在缝纫机前,一块儿花布在她手里,用不了多久,就会变成一件漂亮的衣服或一件床品、装饰品。

小时候,生活不富裕,野菜到母亲手里都是美味佳肴。她会把荠荠菜、杨槐花、苜蓿菜洗净、晾干和着玉米面,再加上一点点小麦面粉揉成疙瘩,在锅里蒸熟。将油烧热,放入葱姜蒜、辣椒面爆炒,那香味至今还让人回味。全家七八口人围坐在一块,边吃边说,一个个狼吞虎咽,一个个兴高采烈。可以听到刨饭的“吸溜吸溜”的声音,还有大家抢着挑菜筷子打架的声音,丝毫没有感到生活的艰辛。

到了大年三十,贴上父亲写的春联,母亲剪的窗花,挂起全家人一起糊的纸灯笼,红彤彤的年味,那叫个美呀。平时不肯多用一滴油的母亲,似乎一下子大方起来,炸丸子、猪肉炖粉条、红烧鲤鱼,还有难得一见的香喷喷的大米饭、冻芹菜包的水饺。

吃完年夜饭,大人们围在火炉旁开心地聊着,小孩子却焦急地围在父母身边,又是端茶倒水,又是捶腰按背,父母享受着,似乎只有此刻,才是一年中最为放松的时候。哥哥姐姐不停地暗示着父母,而我们依然谈笑风生。我是父母心底最柔软的一片天,在姐姐的示意下,我走到母亲身边,母亲摸着我的头,满眼疼爱,从口袋里像变戏法一样拿出几张崭新的票子,一人一张,趁哥哥姐姐疯抢中,母亲又偷偷塞给我一张。拿着嘎巴儿新、透着纸墨香气的压岁钱,我小心翼翼装在衣兜里,舍不得折起来,临睡前还会把压岁钱“藏”起来。我已经想好了,两元钱可以给父母买最爱吃的冰糖葫芦,给姐姐买一方花手绢,给自己买一个漂亮的作业本、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,还有……

我们在母亲的呵护下慢慢长大,就连年龄最小的我也结婚生子了。全家人能相聚的时候也只有每年过年了。每到这时候,母亲都会亲自做上一桌丰盛的饭菜,看着全家人兴高采烈地吃着,母亲会绽放着灿烂的笑容。

我喜欢坐在母亲身边,灯光下,母亲两只深陷的眼睛,明亮有神,霜白的鬓发依然整齐,在母亲慈祥的脸上,清晰地看见了岁月风雨的残痕。

那年,没有等到过年,在飘着大雪的日子,母亲悄然离去。回到母亲家里,坐在餐桌旁,仿佛又看见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,全都是我喜欢吃的,母亲笑咪咪地看着我。

我并不是害怕过年。害怕的,是在这样一个团聚的节日里,母亲不在身边。我想念母亲,想念和家人腻在一起,窝在沙发上嗑瓜子儿、看着春晚,聊一聊这一年来无法电话述说的心理话……



风物迹忆

纳福胡同

文/蒋晨明

年前年后,到处都充满着美好的祝福。今天咱就来说说带“福”字的胡同,尤其是纳福胡同。

胡同名字都很有来头,很多也十分吉祥。光说带“福”字的胡同,就有纳福胡同、儒福里、千福巷、万福巷、多福巷、东安福胡同等。其中纳福胡同这名字感觉很妙。

纳福胡同位于景山东北侧,北接东板桥街,向东拐后与嵩祝寺相连。那它为何称“纳福”呢?其实,这个名字是由“内府”谐音而来的。

明代设有内府二十四衙门,内府供应库是其中之一,“专司皇城內二十四衙门、山陵等处内官食米”。内府供应库就在今天的纳福胡同。在纳福胡同周边,我们今天还可以找到腊库胡同、钟鼓胡同、织染局胡同等。旧时均为内府供奉皇室的保障机构所在地。

民国初年,京兆尹薛笃弼将“内府”谐音为“纳福”,取吉祥之意,自此才有了纳福胡同。

如果不讲这背后的故事,表面上的纳福胡同似无特别之处。但因北侧是连接玉河的东板桥街,所以相较其他胡同,这里街面较宽,店铺较多,人来人往,充满烟火气。前些年我去探访时,这里还破旧不堪。现在早已改造更新,生活在此显得更有“福气”了。